

「橡樹街17號……17號……」

這天下午，貝爾娜提塔奉前輩薩米亞之命，幫忙送一份重要文件給他們的技術顧問。她循著地圖走到目的地，看見一輛黑色轎車停在外面，不由得多看了幾眼。

這時，一名站在車旁講手機的黑髮男性轉頭望來。

他面色不善，眼神凶惡，整個人陰惻惻的，感覺隨時會有蝙蝠從他大衣底下飛出來。

「噫！」

貝爾娜提塔不小心跟他對上視線，嚇了一跳，腦中頓時響起戲劇性曲調。

這個人根本……根本是活生生的「德古拉伯爵」啊！

貝爾娜提塔更加不敢接近，以「伯爵」和那輛轎車為中心，繞了一大圈走到少校家門前。

她吁了口氣，謹記前輩提醒，沒按電鈴或敲門，乖乖等了五分鐘，大門默默開了。

「……瓦立小姐，請問妳有什麼事嗎？」

少校似乎也剛到家，襯衫領口的鈕扣開了兩顆，正要脫掉的樣子，頭髮也有點凌亂。

貝爾娜提塔略感迷惑，前輩說先前來訪，少校都在一分鐘內開門，這次卻等了五倍時間。

而且，此刻面無表情的少校，跟平常的溫和沉靜不同，給人一種克制、壓抑的感覺。

「那個，這裡有份資料要請您收下……」

貝爾娜提塔連忙從背包拿出文件袋遞出去。

「謝謝。」少校順手接過。

「抱歉在假日打擾您了！」貝爾娜提塔深深鞠了一躬。「那麼，小的告退！」

「請等一下。」

她轉身要走，少校突然叫住她。

貝爾娜提塔回過頭，見少校撕下文件袋上一枚方形標籤，默默簽完名，遞給完全忘記拿回簽收單的她。

雖然忘記的只是小事，但說不定前輩有意考核她細不細心、遵不遵守內部文件遞送規範。

「少校，謝謝您……」

貝爾娜提塔還想對艾斯納少校說些什麼，屋內忽然有人走到她身後。

白色長髮、紫色眼眸，舉手投足都十分高貴優雅的年輕女性，看起來像是某國皇族。她從容望來，不過淡淡一瞥，貝爾娜提塔卻冷汗直流，發覺自己渾身僵硬、動彈不得。

「貝雷絲，這位是妳以前的學生嗎？」

「不，是情報局的……」

「啊！您是——艾、艾黛爾賈特大人！」

貝爾娜提塔驚叫出聲，突然想起多年前跟父母回本家參加葬禮，遠遠見過這位家主。

艾黛爾賈特為前任家主送行時，她背後的異母兄弟趁其不備、偷偷對她開了一槍，四周保鏢瞬間制伏刺客，而她完全不動聲色，結束對父親的默禱，才緩緩回過頭，望著病弱體虛、來日不多的最後一名兄弟，嘆了口氣，告知子彈被調包的事實。

強風驟起，宛如粉雪凝結的纖細長髮在晨光下飄揚，潔白、神聖又美麗，艾黛爾賈特是唯一能帶領家族前進的舵手，她面對不安騷動的族人，堂堂發表了一席鎮定人心的言論。

貝爾娜提塔回顧著家主當時令人敬畏的凜然，認出了曾經震懾所有族人的無形威壓。

「妳是分家的？」艾黛爾賈特隨口一問。

「是……我來自瓦立家。」

「哦，妳就是貝爾娜提塔吧，中學離家獨自闖蕩，真的很有勇氣——妳現在過得好嗎？」

「是、是的，目前還算順遂，雖然還在實習期不曉得能不能轉正，但不管之後留下來或轉調別的單位都有提供食宿，至少可以靠自己生活，不用再依賴家族資助了……」

貝爾娜提塔對家主人毫無保留地答完，瞄見她脖子上紅紅的，正好奇那是什麼，艾斯納少校二話不說用身體擋住她的視線，而後走出房子，掩上家門，只留了一條門縫。

「瓦立小姐。」少校回眸掃了一眼，慢條斯理開口。「這一區快下大雨了，妳有帶傘嗎？」

「啊！」貝爾娜提塔猛然一驚。「糟糕、前輩明明提醒過我……」

「我借妳傘。」

「呵呵，還有另一個解法喔。」

這時，家主大人十分愉快地走出家門，身上穿著一件立領大衣，把全身遮得嚴嚴實實。

她摟住少校手臂，慵懶地倚在少校身上，問：「貝爾娜提塔，妳接下來要直接回家嗎？」

「是的……」

貝爾娜提塔目不轉睛望著兩人，不知為何感覺不該看下去，困惑地別開視線。

「妳家在哪裡？」

「在楓葉小巷，一家叫『拉法葉』的餐廳隔壁。」

「哦，那裡我去過，是個鬧中取靜的好地方，那家餐廳的食物也很好吃。」家主大人回想起什麼，笑意變得更深。「正好，修伯特和林哈爾特還沒走，讓他們順道載妳一程吧。」

「咦!? 修……修伯特先生，他在附近嗎？」

聽到那名字，貝爾娜提塔不禁心跳加速，既期待又緊張。

當初她反抗父親離家出走，流落街頭差點餓死的時候，是修伯特先生主動派人幫她張羅住處，再替她申請家族的梦想基金，讓她得以順利讀書就業。

貝爾娜提塔多年來只用通訊軟體聯繫恩人、跟他商談煩惱，倒是從未見過本人和照片。「車子還停在前面，來，我帶妳過去。」

艾黛爾賈特走下階梯，貝雷絲默默跟上，看貝爾娜提塔傻在原地，反倒像一個局外人。「瓦立小姐。」貝雷絲叫喚一聲，貝爾娜提塔回過神，連忙邁出腳步。

「——就是這樣，沒問題吧？」艾黛爾賈特在貝爾娜提塔走近前，跟修伯特說完了話。「是，遵照您的指示。」

修伯特看見貝爾娜提塔望著自己瞪大雙眼、渾身發抖的模樣，一點也不驚訝。他對於自己與生俱來令人畏懼的外表，可是十分滿意。

「那麼，貝爾娜提塔小姐……」

修伯特拿出對待女性的紳士風度，準備介紹即將送她一程的自己跟林哈爾特，忽然被她一個箭步上前、猛地握住了雙手。

「終於見面了，修伯特先生！」
「呢？」

事態發展跟修伯特想的不一樣。

手套上傳來驚人的握力，他面對無比亢奮的貝爾娜提塔，心不在焉地想起兒時在外顛沛流離、飽受苦難的經歷，弱小的他回到家族後，靠著智慧成長壯大，如今擁有幫助族人的力量。眼前的貝爾娜提塔·馮·瓦立也有類似經歷，她剛進入西聯情報局，說話還傻里傻氣的，能不能勝任划動家族大船的水手，往後還有待觀察。

「總之……」修伯特使出巧勁抽回被緊握的雙手，若無其事地打開車門：「請先上車吧。」
至少存在可能性？送貝爾娜提塔回家的路上，修伯特懷疑地揣想著未來的發展。

車子遠去後，兩人回到家中，貝雷絲拿起隨手擺在鞋櫃上的文件袋，走進客廳。

「真是的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脫去大衣，從背後貼身環抱正準備拆封文件袋的貝雷絲。

「說了那麼久的話，我還以為是誰呢。」

貝雷絲承受她壓上來的重量，停住動作，把文件袋放到一旁桌上。

「那位瓦立小姐，我們在南方基地跟她見過一面。」

「嗯？有嗎？讓我仔細想想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假裝失憶，隔著襯衫隨意撫摸貝雷絲的胸腹，摸到她發出低喘才結束「回想」。

「哎呀，提到南方基地，我突然又緊張起來了呢。」

「……妳緊張嗎？」

「緊張啊，要不是有妳在，我可不會去敵人的大本營。」

艾黛爾賈特咬了咬貝雷絲的肩胛骨，滿足地「嗯」了一聲，繼續說道。

「修正一下，是曾經的敵人，現在的朋友。」

「……」

貝雷絲呼出一口長氣，在艾黛爾賈特變本加厲的揉弄和啃咬中，慢吞吞提出建議。

「艾爾，我幫妳放鬆一下吧？」

「呵呵，我覺得，現在是妳比較需要放鬆喔——」

含笑調侃的話音尚未落下，貝雷絲猛然回頭吻住艾黛爾賈特。

一記熱情激昂的長吻後，貝雷絲急切地滑向她頸前，用力吸吮稍早前留下的紅痕，而她也再度按住貝雷絲的後腦勺，繼續弄亂那柔軟滑順的髮絲。

「貝雷絲……先洗澡……」

「嗯。」

半小時後，客廳空無一人，沙發上的手機無聲亮起，通知收到一條新訊息。修伯特向家主回報已完成她的吩咐，順帶附上一些關於瓦立的有用情報。

非必要的狀況，他通常會用最安靜的方式報告公事，避免打擾家主。

而這個時候，正在浴室跟伴侶互相舒緩身心的家主，也確實是無暇他顧。